

决战 南京

邵钧林 孙丽华 张燕燕 龚晓虹/著

深秋的古城南京，宽大的法国梧桐叶子已经开始飘落，

满地的金黄掩饰不住一阵萧飒的秋风……

金黄的梧桐叶随着掠过地面的

秋风忽而飞起，忽而疾走……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1015154

决战 南京

邵钧林 孙丽华 张燕燕 龚晓虹/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战南京/邵钧林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354-2

I. 决… II. 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5810 号

责任编辑:王 干 孙顺临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王景林

决战南京

邵钧林等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5 千字 开本 68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25 插页 3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354-2

定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高粱花还没有出嫁。没有出嫁的高粱花，竟然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天怀孕了。

小日本打进来那年，高粱花还是个丫头片子，毛桃子一颗，还没长大，也没成熟。那时，她在沂蒙山区的高家庄，不是和村里的半大小子放羊，就是和一群丫头割草，平常得就是农家的一个孩子，也没人去多看她一眼，有什么可看的，黄毛丫头一个。就在高粱花记事的这个年龄，高家庄平静的日子突然间就消失了。一大清早，高家庄的人刚刚睁开眼睛，便听人喊着鬼子来了，鬼子进山了。高家庄的人听说过东洋鬼子，他们在山外面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谁都害怕。呼啦啦的像洪水一样的人群，直朝山里钻。跑得慢的老人，全都死在东洋鬼子的洋枪和刺刀下。老百姓被他们祸害得不轻，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村民们不得不拿起大刀、长矛同鬼子干，拼死算了。

高粱花就是从扛着红缨枪跟着一群半大小子练功夫的时候，开始长大的。同日本鬼子的仗，是天天打，一天比一天打得恶，打得大。而高粱花这个黄毛丫头，却天天长，一天比一天长得快，长得大。在一片焦土上，她像花儿一样绽开了，变成了水灵灵的大姑娘。一双大眼睛，辫子长长的，胸脯挺挺的，屁股翘翘的，村里人都说花儿好，花儿艳。碰见她的人，没有不回头再看她两眼的。

在高粱花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那一年，她订亲了。这门亲事是舅舅陆青山给定的。陆青山长年在外做生意，姐夫去世这年回来了。他身边还跟着徒弟夏子江。夏子江是邻村上的人，从小便和高粱花一起放羊。他和高粱花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出门多年的夏子江长成

帅小伙了，高粱花一见就喜欢。他们拜过天地、拜过高大娘和陆青山后没有夫妻对拜，陆青山说，这一拜还是留在等仗打完再拜吧。那意思就是说仗打完便娶亲，娶亲的时候正儿八经地拜。

高粱花和夏子江没有等来这一天。是这可恶的战争改变了高粱花的命运，在对日最后一战的时候，高粱花认识了梁一桐。按说一个人认识了另一个人，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却因为认识，就扯到谈婚论嫁这桩事情上来。他俩本来相安无事，日本鬼子偏偏在他俩之间给插上一杠子。

那时高粱花是乡妇救会员，区委书记来乡里做动员，说新四军要在这里同日本鬼子打一仗，这是对日本鬼子的最后一战。要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前线，送弹药、救伤员。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做拼死的抵抗，致使这最后的一战打得异常的激烈和艰难。消灭日本的这支联队，是老三团的目的，谁知渡边大佐从城里出来增援。眼看就被吃掉的日本联队，得到增援的消息后，没有放弃阵地，他们固守待援。就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在梁一桐身边爆炸，他倒在了血泊中。

2

战地医生给梁一桐做了紧急处理后，部队首长把区委书记找来，要把梁一桐安排在可靠的堡垒户家养伤。高粱花自告奋勇抬到高家庄，去她家养伤。梁一桐在高粱花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他在高大娘和高粱花的精心照料下，不仅捡回了一条性命，还恢复了元气。他整理着行装，准备归队。离开部队这么长的时间可把梁一桐急坏了，这个阿牛，怎么还不来接我呢？梁一桐想着归队的事，便同高粱花开玩笑说，花儿，跟我走吧，去部队，我娶你。

高粱花快活地为梁一桐唱歌，还跳起了大秧歌。她咯咯咯地笑，脸似桃花，俺已经说人家了，有婆家了。梁一桐说，现在人民政府不兴这个了。高粱花一撇嘴，那不行，俺还讲风俗、传统。他们俩正说得高兴，高大娘这个小脚女人跑来了，她进门就说鬼子进村了。高粱花吓了一跳。

梁一桐站起身，他说，你们躲躲，我来对付这帮兔崽子们。他说着从地下拾起一把大铡刀。高大娘一把将他抱住，说，这哪行，鬼子人多。再说你是区长、区委书记送来的，俺要保护你。高粱花不说话，她打开院里的地窖，命令梁一桐下去。

鬼子在村里挨家挨户好像是在搜查着什么，来到高粱花家的是一个日军少佐和一个黑脸军曹。日军少佐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新四军伤员，交出来地干活。他们说着便朝高粱花走过去，两人对视了一下，吼叫着，花

姑娘，花姑娘。

高大娘用身子挡住高粱花，嘴里骂他们野兽、强盗！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决不能让你们在这里横行霸道，高大娘说着用手里的棍子敲打他们。军曹一刺刀捅在高大娘的胸口上，高大娘侧身栽倒在地上。高粱花哭着叫着同鬼子打了起来。

日军少佐拧着高粱花的胳膊，他俩把她按在炕上，扒去她的衣服和裤子。高粱花拼着老命挣扎着、嚎叫着，誓死不从。她的叫声骂声，传到院子地洞里。梁一桐用肩膀顶开地洞的盖，纵身跳了上来，操起地上那把铡刀，冲了进去。日军少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梁一桐劈成两半截。他一抽刀，顺势便向日军军曹的腰上砍去。

高粱花像发疯似的，抽出少佐的短剑，双手握住扎向少佐的尸体，她边哭边叫，一个劲地猛扎，她真想把这个野兽碎尸万段，剁成肉点。

三四个日本兵冲进院子里来了，梁一桐迅速抽出日军少佐腰上的手枪，他没有片刻的犹豫，在敌人没有意识之前必须干掉他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冲出门口，叭叭叭几枪便把院子里的日本兵给撂倒了。梁一桐转身进屋，把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的高粱花携在身边，他们朝房后的山上跑去。身后的枪声乱作一团。

高粱花无脸再活下去了，一个女人的身子被男人看完了，这要她还怎么个活呀？她用锤子捶打着梁一桐，哭着喊着说，你为啥不让俺去死呀，你这个团长安的是啥心哟？梁一桐搂着高粱花，他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高大娘为了我惨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说什么我都要保护你、报答你。我梁一桐活着，你就不能死。花儿，嫁给我吧，我把你的身子看完了，你就该是我的人。

高粱花和着鼻涕眼泪扑哧笑了，她说梁一桐是拾得一个落地桃子，俺这地方就是这风俗，谁看了大姑娘的身子，谁就得娶她。梁一桐取下脖子上的祖传玉佩，挂了一副在高粱花的脖子上，他说，这是信物。抗战胜利了，我便来接你。

梁一桐被任命为新四军九师参谋长。他刚归队，日本天皇便下了停战诏书，宣布投降了。梁一桐没有食言，他派几个警卫战士去山东沂蒙山的高家庄，把高粱花接到九师驻地白马镇上来。白马镇的群众正在扎龙编狮庆胜利，九师也在忙着为参谋长梁一桐准备着。政委徐心田和政治部主任黄仲元告诉战士说，我们九师呀，是双喜临门。

重庆这个抗战时期的陪都,在日本天皇下诏书投降那天,也沉浸在欢庆的喜悦之中。蒋介石那天很开心,他听完日本天皇停战诏书的广播后,哈哈地笑了。在他的别墅小花园里,蒋介石轻快地踱着步子,笑着摇摇头,骂了一句娘希匹,没想到日本人败得这么快。我的四百多万部队还没怎么地,他就败了,这些小日本真还不怎么地。美国人真厉害,我们中国打了八年,还不如美国人扔上两颗小炸弹。

宋美龄穿了一身黑白花纹旗袍,她让蒋介石陪她去教堂做礼拜。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天主教很虔诚,做礼拜的事,基本上没有落下过。他那本羊皮鑲金的《圣经》,都换过三四本了。

蒋介石站在耶稣像前,表情十分平静地念道,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恶人落入自己做的圈套。阿门!他将手按在羊皮鑲金的《圣经》上,在心里想道,娘希匹,真是有些不可思议。这不得不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没有上帝的恩赐,你打得过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吗?我蒋某人做不到,你毛泽东更是不行,仅凭你们那几把破刀、长矛,去西北喝西北风还行。都说毛泽东有能耐,什么论持久战呀,全民抗战呀,美国人不信你那一套,他们就凭手里的炸弹。我蒋某人也是看重军事实力的。他为了表达他对上帝的虔诚,干脆对着耶稣深深地鞠躬,行了一个中国的传统大礼。

宋美龄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是她把蒋委员长带进这个门的,抗战胜利,感谢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见蒋介石站在自己身边,穿着中国人的长袍,留着中国人的光头,居然还按中国人的传统,给耶稣行大礼。她感到委员长很滑稽,太搞笑了。幸好今天教堂里没有外国人,要是有外国人的话,怕是委员长还要烧香纸,点炷香什么的,那也是说不清楚的事。

在这个高兴的日子里,蒋介石让侍从室主任俞济时把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特务头子戴笠叫过来,他有要事布置给他们。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蒋介石有很多忧虑,抗战胜利来得太仓促了,就像一个刺客突然持刀站在你的面前,让你猝不及防,搞得你手忙脚乱,惊惶失措,毫无招架之力。面对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就是这个感觉。

蒋委员长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他要在美苏英法这些战胜国面前,显示一下中国这个战胜国的形象和威望,对投降了的日本鬼子,要像管儿子那样,让他服服帖帖,唯唯诺诺。委员长是国家的最高统帅,他俨然像父亲

一样,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郑州、洛阳、开封、徐州、石家庄、北平等重镇集中,听候缴械。然而他发现,这要面子的事一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日本人让出来的地盘,成了真空地带,谁去接管呢?只有附近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所以他立即命令何应钦向朱德下命令,像管日本侵略军一样,管住那支部队,让他们原地待命,不准受降,并且授予汪伪军队维持当地政权的权力。

何应钦一听蒋委员长的这套命令,知道难以实现。朱德的那支部队,不管咋说,是支抗日的部队,这样一来连汪精卫的伪军都不如了,他们会执行吗?委员长是痴人说梦。明知不行而行之,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就说他让我这个军政部长,在抗战期间,借抗战消灭杂牌异己,这事不是那么好做的,不是一厢情愿的事。结果被委员长免了职。他想今天这事他仍然做不好,不如把话给挑明了,让附近或就近的国民党军队去接管。

蒋介石小心眼,一方面不准八路军乱说乱动,另一方面也不准就近的国民党军队去接管,这些杂牌军进去接管了,显然是对他不利的。国民党派系林立,杂牌军接管了,你今后找谁要地盘去。他的嫡系部队全副美式配备的四五十个师,远离抗日前线,全蹲在大西南的山区里。要开往华北、东北,谈何容易。蒋介石只好求助于美国,用运输机为他排兵布阵。当然,这也只能是杯水车薪的事。

话又说回来,蒋介石还是有战略眼光的,至于眼光的长短,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他看到了抢占京沪杭这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意义,所以他特别叫戴笠过来,询问一下南京方面的情况。

戴笠小心翼翼地说,南京那座城市非常危急,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离南京更近的芜湖也被粟裕的部队包围,前段时间,首都警卫三师又叛逃到江北新四军那边去了。不过我已经派军统的忠义救国军赶往南京接应。戴笠在汇报的时候,没有说到大汉奸周佛海的事,他把这个话题留给蒋介石,这样蒋介石才能显示出他的政治敏锐和洞察能力。如果你把话都说完了,岂不是比委员长还高明了吗?其实谁都明白,南京的关键是周佛海,他手里可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伪军呀。

果然让戴笠猜对了,蒋介石一脸的不高兴,他指着戴笠说,抓南京要先抓周佛海,如果让共党抓走了,那么新四军离得那么近,就必定会抢先进入南京。你们连这些都不懂,什么事都让我来为你们操心。

戴笠被批评了,他立正说,委座英明!报告委座,周佛海已有密信呈

送。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封信呈给蒋介石。

蒋介石读着信就笑起来了,他朝戴笠满意地说,好!雨衣,干得不错!他思考了一下,用手指了指戴笠,你马上去南京面见周佛海,发给他个委任状,嗯,就任命他为京沪杭行动总队总司令好啦。我这个机要秘书的品行,连妓女都不如,那我就再给他几块遮羞的布吧。

蒋介石还是信任何应钦的,虽说免了他总参谋长和军政部长的职务,但仍然任用他当了总司令,他转身对何应钦说,你的当务之急,组织我军主力快速向华东、华中、华北推进,你也去南京,我考虑任命你为南京受降大典的主官。敬之啊,这次受降你要为国家担起大任!

何应钦、戴笠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第二天就乘飞机飞到南京。南京天色迷蒙,雨云低垂,南京的初秋,异常闷热。特别是在暴雨之前,没有一丝吹动的风,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何应钦走下飞机舷梯,用手巾擦擦黏湿的脖子,抬头看看天,他话中有话地对戴笠说,雨衣兄,南京上空真是风云莫测啊!

黄昏时刻,南京突然狂风大作。街道两旁的树干如同拉满的弓弦,树叶断枝吹得到处都是。天骤然黑了下来,一时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在空中雷电把天幕撕裂,一根根拔地而起的白光蓝电,弯曲着身子,一个劲地朝天乱窜,然后夹带着火球砸在地面,剧烈的爆炸声,震颤着大地,大有劈开南京的势头。死气沉沉的南京,好久都没有这么痛快过了,如同沉睡已久的雄狮,猛然醒来,抖擞着身子,朝天大吼一声。天又开了,阳光从阴霾的缝隙里穿射出来,洒在高大的树梢上。

在南京国民政府旧址的门楼上,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带着一队士兵正在降太阳旗,他们浑身透湿地站在旗杆下,低垂着头,有士兵泪流满面。冈村宁次猛地拔出军刀,举过头顶,大吼一声,啊!旗绳被军刀砍断,太阳旗像杂技团爬杆表演的小丑,哧哧啦啦从旗杆上滑落下来。

大院的营房传出零星的枪声,军官和士兵像喝醉酒的疯子,用枪对射着,有的军官面朝东方跪着,解开衣扣,用军刀捅进自己的肚子。渡边大佐用手枪打破儿子的脑袋,又打穿十岁女儿的胸口,然后搂着妻子,用军刀先穿过妻子的肚子,再穿进自己的肚子,像串糖葫芦一样倒在地上。他杀或自杀天天发生,悲剧接二连三。

那一刻,全世界人民都在振臂庆贺。在苏联莫斯科、在美国华盛顿、

在英国伦敦、在法国巴黎、在中国重庆和延安、在世界各地，人的海洋、欢呼的声浪席卷着我们脚下的大地，震撼着我们头上的天空。尽管战场上硝烟未尽，战争创伤还在滴血，战火中失去的亲人还没有归来，他们还是欢呼跳跃着。

南京这个世界上最悲惨、最悲壮的都市，这一刻却庆贺不起来，面对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们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是笑还是哭，他们张着嘴惊讶地望着天空。他们真正体验到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法西斯！什么叫灭绝人性！在这场战争中，世界上有无数个城市遭到摧残，生灵涂炭。但是他们都无法同南京相提并论。他们是枪对枪、炮对炮地干着。然而南京城却是手无寸铁的市民，他们没有出门，待在家中，日本鬼子像宰杀绵羊一样，把他们从家中牵出来，砍掉他们的头颅，剖开他们的胸膛。三十多万人啊，南京变成了屠宰场。世界上最凄惨、最血腥、最惨不忍睹、丧尽天良的屠宰场。

那天，南京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黑压压的一片，模糊不清，只看见人头攒动，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三十多万颗人头在集体默哀。他们聚集在中山陵，没有喜庆的鞭炮，他们害怕听到嗒嗒嗒的声响。中山陵一片寂静，仔细地听，便能听着抽泣的声音。这就是南京，就是南京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那一刻。

延安这个有别于都市的山区小镇，数十万人自发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庆贺大会，他们舞龙弄狮，踩高跷、秧歌舞、大头娃、花灯戏，一派热烈的景象。他们为自己的胜利而高兴。八年抗战，小米加步枪，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他们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必须热热闹闹地释放一下。毛泽东也在秧歌锣鼓的队伍里，他今天同延安的人民群众跳得非常开心，笑得非常灿烂。

他哼着歌子，很有点意犹未尽的味道。回到窑洞，刚把茶泡上，周恩来带着粟裕来了。毛泽东抬头就看见了粟裕，他走出窑洞的房门，大笑着说，我当是何方神仙驾到，原来是粟裕同志来了啊！

周恩来把一份重庆来的电报递给毛泽东，他说，蒋介石要下山了。

毛泽东认真地看着电报的内容，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他把电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愤怒地说，华北、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都是我们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流血牺牲打出来的！如今胜利了，蒋介石就想下山

抢胜利果实，我毛泽东绝对不答应！

周恩来非常赞同，他点着头说，胜利的果实该谁来摘？这要问树是谁栽的，水是谁挑的。

毛泽东看着墙上的华东战区示意图，他一眼就看见了京沪杭地区，他说，恩来，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我们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扩大解放区，抢先占领战略地位最显要的京沪杭地区。

周恩来说，我赞成！主席，你的湖南老乡周佛海，不是表态愿意把南京交给共产党接管吗？

毛泽东掏出一根烟，划根火柴点上，他吸了一口烟，说，我们这个一大的老党员总算在历史关键时刻走对了一步棋嘞！毛泽东说过，便深深地吸了几口烟，他在想，只要我们能迅速收复南京，控制住伪首都，无论对日军、蒋军都是沉重的心理打击，而对于我们占领江南地区，迫使日伪向我军投降，将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意义更为重要。这是一步好棋，必须抢个先手。

8

毛泽东又仔细看着华东战区示意图，他思索着问粟裕说，粟裕，你的部队现在集结在什么位置？

粟裕很熟练地指点着地图说，主席，这里。苏南长兴一带、苏北白马镇一带，距南京约一百公里范围内。

毛泽东眼睛一亮，国民党的部队远在大西南、西北，离南京上千公里，可以说蒋介石是鞭长莫及，加之南京的周佛海明确表示要把南京交出来。占领南京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事。他对粟裕说，粟裕，任命你为南京特别市市长，马上带部队去接管南京怎么样？

粟裕感到很突然，打仗我粟裕在行，决不含糊，这当市长恐怕干不下来，粟裕看着地图迟迟没有表态，他平时可不是这样。

毛泽东一眼就看出粟裕的想法了，他不容置疑地说，粟裕，情况你都知道了，蒋介石背信弃义要抢我们的胜利果实。抗战胜利了，国共之间的矛盾要发生转化，上升为今后的主要矛盾。从长远和大局着手，你必须抢在蒋介石前面接管南京！

周恩来提醒说，蒋介石肯定也在调兵遣将和我们抢地盘。他这个人呀，对外不行，对付中国人自己，他从来就没有手软过。好在南京地下党已经策反了汪伪首都警卫三师，城内的防卫相对薄弱。粟裕，兵贵神速啊！

粟裕神情严肃，他从一个军事家的角度，一眼就能看出京沪杭显要的战略地位，占领南京就等于占领了江南，这不仅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更是无法估量。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这副担子的分量。他坚定地说，粟裕明白。请主席、副主席放心，我即刻搭乘美国送观察团的运输机，返回江南组织行动。

毛泽东拿起桌上粟裕送给他的洋河大曲，摇晃着说，粟裕，你送我的酒我留着，等你这个市长走马上任了，我们到南京国府去喝！毛泽东的话让他们三人都很开心地朗声大笑起来。

粟裕在延安机场，被一个美国飞行员搞笑了。粟裕是一个不爱言笑的人，这次却被这位美国飞行员的一句话，弄得捧腹大笑。当美国飞行员知道搭乘飞机的是粟裕将军时，便热情地跑过来同他握手，嘴里不停叫着OK，OK！还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大名鼎鼎。粟裕也用英语说谢谢。美国飞行员很客气，他说能为粟将军效劳很荣幸！不用谢。用中国话说，我这也是搂草打兔子，他想不起后半句了，急着问，怎么说来着？

粟裕大笑着说，拿我当兔子了？那个叫搂草打兔子——顺带的！

美国飞行员却没有笑，他很认真地学着中国话说，对，对，捎带的！

粟裕来到苏北白马镇，新四军九师师部正在为梁一桐举行着婚礼。院子里人们拥挤着，树阴下摆着一张八仙桌。婚礼仪式由政委徐心田主持，黄仲元在一旁打下手。黄仲元想看看新娘子的模样，催着徐心田让他们拜天地。徐心田笑着说黄仲元，比人家梁一桐进洞房还着急。好，同志们，我宣布，梁一桐同志和高粱花同志的婚礼现在开始，一拜天地。梁一桐和高粱花随着徐心田的喊声，他们对天作揖。梁一桐把花生、红枣，还有糖果分散给大家。

粟裕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和警卫走进了大院子，他大声说，你们这里好热闹啊！

徐心田、梁一桐、黄仲元连忙立正敬礼。梁一桐挺着胸膛说，报告司令员，我梁一桐正在举行结婚仪式，欢迎司令员光临。

粟裕亲热地捶了梁一桐一下，好你个小子，你行啊。竟敢跟我打埋伏，什么时候搞上的呀，怎么也没给我回报一下？梁一桐嘿嘿地笑着说，我养伤回来，司令员不是去延安了嘛。我想等结婚一块儿去报告。

徐心田对粟裕说，司令员，一桐和他媳妇早就约定好的，抗战胜利就

成亲。这不，新媳妇昨天才从山东老家赶来，我们想来个双喜同庆！粟裕司令员把手里的马鞭递给身旁的警卫员，他亲切地说，哦，从山东来的，路上吃了不少苦吧！他转身朝梁一桐命令说，梁一桐，你在家好好陪陪新媳妇。这次的任务就不要去了。

粟裕这是在搞激将法。在延安毛主席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个梁一桐。九师离南京最近，过江就是。而这个梁一桐打仗勇敢，很有智慧，让他先带支先遣队过去，把南京地下党和接管事项联系好，大部队再过江，这样既有程序，又安全可靠。谁知道梁一桐正在家里娶媳妇，这事不能换人，非梁一桐莫属。咋办？粟裕了解梁一桐，随便说上一句，他就会嗷嗷叫地跟上来，特别是打仗的事。

梁一桐想这次任务非同小可，粟裕司令员亲自到师驻地来，你说这事能小了。一定是在延安毛主席那里领到什么重要任务了，否则他不会来的，电话上说说不是就行了。这事八成是电话上说不清的，或者是电话上不能说的。他见司令员严肃命令他在家守老婆，分明是在激他。司令员用激将法说明两点，一是非得我去，二是这事在司令员那里很重要，否则他不就换人了。梁一桐笑了。他说，司令员，师长不在家，这事离不开我，司令员一激我就知道了。

粟裕很满意，我远在延安想到的这个人没有错，就凭他这副脑袋瓜子，这股机灵劲儿，我粟裕都不能换人。刚才在激将他的时候，也考虑到新媳妇的感受，现在看来只能委屈一下新媳妇了，好在今后日子还长，再说这次任务时间不需太长，等大部队过去，让他们去南京入洞房。粟裕说，你这梁一桐，听见打仗连媳妇都不要啦？这喜酒还没喝，洞房也没人，你一走倒没啥，人家新媳妇要对我粟裕有意见喽！我想算了，部队又不是没人。

新媳妇听见粟裕说这话，也不服气，她霍地一下站了起来，头上顶了个红盖头，她说，首长，俺没意见，你让一桐去吧。新媳妇说着，用手去揭红盖头。粟裕连忙摀住她的手说，到底是老区来的，就是有觉悟。这红盖头先别揭，等洞房之夜，让梁一桐亲手为你揭。

院子里的人哈哈大笑。粟裕也笑，他笑的不是这个，他是笑两个人的问题在不经意间全解决了。粟裕对徐心田说，马上开会，研究工作任务。

在新四军九师作战室召开的会议很简要。粟裕把南京市地下党策反汪伪政权的实权人物周佛海的情况通报给大家，周佛海已承诺把政权交

给共产党。但是,蒋介石想下山摘桃子!毛主席对不劳而获的蒋介石非常气愤,要求我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寸土必争,扩大我们的解放区,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对拒不向我缴械投降的日伪军队,实行坚决消灭的政策。毛主席命令我部立刻接管南京,军区决定由你师组成先遣队,为大部队开路。一师、九师做好进驻准备。

参加会议的人员惊喜万分,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开来。粟裕看看大家,他欣然点将说,黄仲元,你这个老南京这回可要充当先锋喽!黄仲元兴奋地说,司令员请放心,我这个向导没问题。粟裕点点头,然后大声喊道,梁一桐!

梁一桐从座位上很精神地站立起来,胸膛挺得高高的,一副标准军人的架式。粟裕说,命令你率先遣队今夜过江,配合南京地下党策应周佛海反正,接应大部队进城!

梁一桐豪气冲天地说,一桐保证完成任务,胜利迎接大部队进城,接管南京市!

高粱花天黑的时候,头上顶着红盖头,坐在床边等着梁一桐。梁一桐整训了一次三百多人的先遣队伍,抽身跑回来一趟。高粱花见梁一桐进房,高兴地站起身来扑进他的怀里。梁一桐揭开她头上的红盖头,亲了亲她的脸蛋,花儿,对不起,队伍这就出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高粱花紧紧地把他抱住,真是舍不得他离开。她说今晚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啊!

洞房花烛谁不想啊?梁一桐搂着高粱花的头说,同花儿的洞房花烛,那还能错呀。可是它比不上司令员的命令。司令员的命令大噢。梁一桐毅然转身走了。高粱花待在原地,她想司令员的命令有多大?难道它比俺的洞房还要大吗?高粱花用疑惑不解的眼光望着梁一桐的背影,望着他渐渐地离去。

二

新四军先遣队乘船到达江南的时候,战士们有些情不自禁,他们从船上蹦到岸上,叽叽喳喳地谈论着南京的事。南京多好呀,六朝古都。你们没听黄主任说吗?中山陵、夫子庙、还有秦淮河……梁一桐从船上下来,双手悬在空中朝说话的战士往下压压,让大家安静下来。

12

梁一桐和黄仲元站在战士们的对面,他俩完全变了模样。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一副大老板的派头。另一个戴着黑绸瓜皮帽,穿件马夹,脸上架了一副近视眼镜,活像大老板身后的账房先生。战士们见他俩的滑稽相,都捂着嘴不敢笑出声来。

阿牛把队伍整理了一下,他轻声喊着口令。战士们排成两队跟在梁一桐和黄仲元的身后。先遣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沿着小路朝郊外栖霞山方向快速行进。沙沙的脚步声划破四周的寂静,树林里的鸟惊得飞了出去。他们爬上了一座山冈,到达栖霞山的左峰。走在队伍前面的梁一桐走出队列,他站住脚对跑上来的阿牛说,阿牛,告诉部队停止行动,就地隐蔽。他说着拉上黄仲元准备下山,又转头告诉阿牛说,我和黄主任进城接头,回来再行动。

是!阿牛敬了个军礼,低声回应着。

梁一桐和黄仲元顺着小路往山下走去。黄仲元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带着梁一桐抄近路,直奔三元巷83号。那里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王正昆书记他们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俩。黄仲元走在梁一桐的前头,脚步有些急促。梁一桐想不急,只要同南京地下党书记王正昆接上头,把接管方案敲定,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想多看一眼南京这座都市,这是一座他久违了的城市,所以他的步子不急,反倒有些从容。这也符合他的这副

扮相。他把别在腰里的枪往上提了提，两把枪死沉沉的，插在腰上老是往裤裆下面坠。

黄仲元拐进巷道，便从梁一桐的视线里一下子消失了。梁一桐快步跟了过去。在拐弯处他看见黄仲元躲在一个拐角，猫着腰朝里看着什么。梁一桐的神经绷了一下，脖子上有麻麻的感觉，手不自觉地往腰上摸着。这是他的习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梁一桐走过去，朝巷子里看了一眼，巷子很深，一眼看不到头。

参谋长，黄仲元指指小巷说，这就是三元巷。因明朝高中三元的尹凤居住在此而得名。

梁一桐看着幽深的小巷，巷里空无一人，昏黄的路灯照着青石板的路面，很是有些冷清。三元？梁一桐有点惊疑，他问道，那就是说乡试、会试、殿试都拿了第一名喽？

黄仲元说，那还有假。梁一桐摇着头说，看不出，这巷子还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他说着便用手朝前挥了挥，示意黄仲元前头带路。他俩一前一后往巷子深处走。

一个打更的老人敲着锣从对面走来，咣咣咣的锣声响彻耳根。梁一桐觉得锣声有些震耳，半夜三更地敲着，倒有点驱贼的味道。是锣声让他有所警觉，他不时地前后看着，总是感觉周围有轻微的动静。到底是什么动静他也说不出来。

黄仲元没有这种感觉，他把注意力放在门牌号码上了。他一路数着，数着数着，就在一座院子的大门外停住了脚步。他推了推眼镜，抬头仔细瞧瞧，门牌号码上不知是灰还是锈，看不太清。黄仲元转身对梁一桐说，83号院子应该就是这里了。

梁一桐没听见黄仲元说话，他把耳朵用在身后的动静上去了，他回头看看，昏黄的灯下闪过一个黑影，他一把拉过正要推门的黄仲元，又一个黑影刷地闪过去。

梁一桐低沉地喊道，老黄，有情况！他话音没落，便把腰上的两把枪掏了出来。巷子尽头有隐约的跑步声，他们脚下的石板微微颤动着。梁一桐用胳膊肘子拐了拐黄仲元说，有埋伏，快撤！

黄仲元拉上梁一桐朝巷子口跑去。

他俩晚了一步。巷口正面大街被一群军警拦住，还有大批军警从远处跑过来。梁一桐急忙转身往回跑。后面却被钱根带着的便衣特务堵住

了。等他再转身,冲上来的军警已经很近了。梁一桐朝面前的军警叭叭叭开了几枪,三个军警应声倒地,身后的军警们卧倒在地,也开枪朝他们射击。激烈的枪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枪弹打在墙上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小巷两旁的木板也不停地咔嚓咔嚓地炸裂开来。

梁一桐用双枪轮换着朝敌人射击,他是有名的神枪手,在黄埔的时候,还没人比得过他。现在面对近在咫尺的敌人,他更是弹无虚发。军警不敢前进,他们也不敢前进。梁一桐对黄仲元大声喊着,老黄,你赶紧带先遣队转移,我掩护!

黄仲元往后退着,用背靠着梁一桐的背,他们形成相互掩护的犄角,他说,一桐,要走一起走,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梁一桐趁着机会,噼里啪啦非常迅速地换上弹夹,他知道老黄熟悉地形便催着他赶快走。先遣队要紧,不能让敌人把我们都抓了!他话刚刚落音,巷子深处便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是什么在响?梁一桐问背后发生了什么事。黄仲元说,有人在砸门,肯定是83号的大门。

梁一桐心急得快快要冒出火来。他想栖霞山不会出事吧?先遣队不会有事的,不会的。他在心里不停地念着。一群军警上来了,梁一桐顾不得那么多了,转身用力把黄仲元推进一个狭窄的巷道里。这巷道里面是一条石阶梯,黄仲元被推得像个醉汉,踉跄着大步下去了。

梁一桐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迎着军警冲了过去,双枪打得很密集,像个拼命三郎,他豁出去了,前面的军警纷纷倒地,没有倒地的,也在拼着老命向后逃去。这一阵子的工夫,三元巷里已被打得烟尘升腾、血肉横飞。

在军警们惊魂未定的时候,梁一桐冲到了大街上。他朝大街的另一头跑去。回过神来的军警在他身后不停地放枪,子弹在他头上呼啸着。军警们的喊声、哨子声也在大街上响了起来。梁一桐奋力朝前狂奔,时不时地回头看看身后追赶来的军警。

正在这时,一辆奥斯汀轿车迎面驶来,打破了大街的黑暗。奔跑着的梁一桐回过头来,差点撞上这辆奥斯汀,轿车紧急刹车,车下火花四溅,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响。梁一桐正好扑在轿车头上,手里的两把枪还紧握着。

车上下来的人同样握着枪,他把枪对准了趴在车头上的人,高声并且严厉地喊道,什么人?不许动。

梁一桐汗流浃背,他喘着粗气,心想这下完了。他感觉身体里充满了